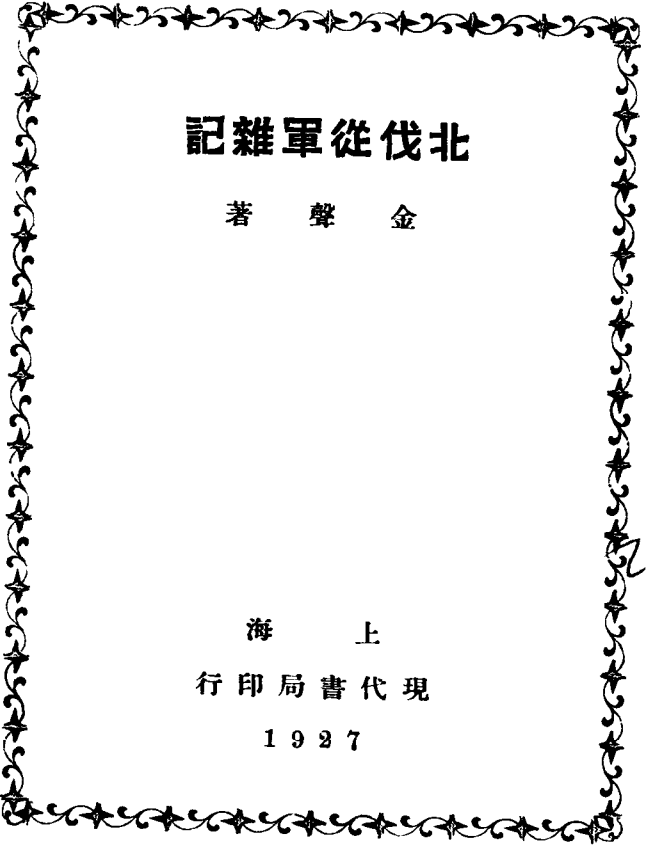


北伐從軍雜記

陳方之





北伐從軍雜記

著 聲 金

海 上

現 代 書 局 印 行

1927

中華民國十六年八月印刷
中華民國十六年九月發行

(本書定價四角)

北伐	從軍	雜記
著者	出版者	印刷者
金聲	現代書局	現代書局

總發行所

上海四馬路
現代書局

※本書有著作權不准翻印※

北伐從軍雜記目次

意溪夜雨

挑水的一個婦人

高陂山上

憧憬（一）

穿越火線

悼黃敬熙同志陣亡

如何度此一宵

憧憬（二）

目

次

二

半點鐘的人世

江東橋

驚異

魂歸何處

仙遊

閒情

聯奎塔

溫泉觀浴

兵燹記實

到達福州

意溪夜雨

——十五，九，廿七由汕頭軍部出發高陵——

車停潮安的時候，已經是暮烟四合，站上都點起燈兒了。

第一分站的黃站員，急急忙忙跑入軍長坐的車廂，停了一會，他就三步併作一步的去了。我問了一問付下車去探詢的楊君，知道是船還沒有齊備，而這時候的天色，却益加暗下來，且細細的洒起雨來。

車廂與車廂的鐵鈎的啣接處，忽然播出了巨聲，把我們坐在車上的人們都向前顛了顛，在我們發出微驚的突然的呼聲時，車已開行了。

到了意溪站，已是黃昏時分，對面不能見人。我下了車，在站前望了望，只見荊蒿滿眼，隨風搖拂；有數十點條明條滅的螢光，飛繞其間，頗饒秋夜的情趣；更遠的地方，只是黑黢黢的樹影，參參差差，好似鬼魅，但一經靜靜的觀察，尙能辨出是樹枝的搖撼和落葉的翔舞。仰望天空，既無星光，更無月色。時站上已舉火，所以得見軍長，參謀長，俄顧問等正坐在站內的長檯上，旁邊的衛兵，警衛得很森嚴，軍長隨身的一隻獵狗，蹣伏在軍長的足下，兩眼綠晶的向着站上的人逼望。我進了站去，想覓個可坐的去處，那知可坐處都已坐滿了，只好依舊退出。走到站的那邊，有特務營的一連士兵同志架着鎗休息着，綢製的鮮明的旗幟，隨着含雨意的秋風，飄飄蕩蕩，並發出刮刮的聲音；旗鎗的刀光，更表現着無限的軍

威。轉過了站的東邊，却是輸送隊與隨從的軍士，均在埋鍋造飯，挑水的，劈柴的，做菜的，各做各的工作，毫無匆遽和嬉怠的狀態，而飯火的熊熊之光，把周圍丈餘之地，照耀得如同白日。

一陣風過，雨亦隨來，霎時架雨篷聲，戴雨簑聲，移行李聲，叫喚聲，一齊並起。我個人幸而備着雨衣，忙將他披起來，藉避驟至的風雨。過一會，雨止了，衆人的心神也恢復了未雨的狀態。

約莫十時的時候，始用晚餐。因爲自晨至夕，都未進過餐，誰都現着饑色，所以吃飯時，差不多像餓虎吞食一般。吃罷，一聲號令，又要向前進行了。

我因爲要照顧自己的行李和機要箱子，只好落在後邊。當我走的時

候，又是風雨交作，看看前隊的燈光越去越遠了，心裏就起了走差路的恐慌。不由得催着輸送隊趕快追跟，但是頭上的風雨這樣緊，脚下的泥路又這樣滑，這樣的高低不平，如何趕得快呢？我的目光，本來近視，更兼風雨的夜裏，高一脚，低一脚，走起來真是困苦到萬分。奔波了一陣，總算趕到了韓江的船埠，但衣履已經盡濕，睡處又無着，怎麼過這樣的一宵呢？

挑水的一個婦人

「陳同志！我們出去閒散一會。」我對陳同志這樣說。

陳同志正握着一管筆，在一張信箋上亂七八糟的塗寫，遲疑了一回，
「去——那裏去呢？」

這樣小的市鎮，七天來連很陋狹的街巷，都已熟識，「那裏去呢？」
實在是難以驟然回答，當時我這樣想着。

「反正不久就要回營的，隨便走走罷！」說着，拉他同出來了。

到了韓江邊上，並立了一忽，所看見的只是行舟，泊艇，綠樹，翠

竹，和那廣闊的沙灘。隔江山脚下的一個古廟，或許是路廊，蒼涼頹廢之色宛然。在繁華喧鬧過着都市生活的人們，假使見了這樣大自然的錦繡，也許會停了足久久的賞玩，滌除他心目中的瑕疵；可是現在的我，已非初離上海之時可比，山水的慾壑，已有相當滿足，所以對此當前的景物，却絕無一種愉快的興感。

沿着江邊，順流的走下。他不說什麼，我也不說什麼，只是二人一先一後的走着而已。

在一級一級的石埠旁邊，栽着百餘年的綠竹，竹根像龍鬚似的，蟠蟠曲曲地露出在沙堤的外面，足覩它保障這堤岸的功勞。在石埠的下面是旱灘，稍遠處的淺灘上，有許多婦人，赤腳擔桶，正在擔水。

擔水這種勞力的工作，應當男子來做，不應令婦人們來擔任，我們家鄉裏，——嵊縣——雖然也有婦女們到塘池或溪江裏去擔水，但是不經見的，不像這裏所見，一切挑擔的笨重的工作，都要女子去做。男子做什麼呢？好快活啊！我心中這樣想着。

許多挑水的婦人中間，找不出一個較優秀的人，大都是粗俗的。可是其中有一個，剛從我身邊掠過，看她的年紀，大約二十七八的模樣，穿着元色香雲紗一類的褲子，白色小紋花的短衫，胸前掛着一幅罩巾；眉目整齊，面色微黃，頭上是一頭烏黑而光潤的髮。我的視線，不覺像受誘惑似的，集中在她身上。

她擔了兩隻水桶，右手捏住身前一桶的環，左手復捏住身後一桶的

環，一條扁擔，斜架在肩上。當她走到淺灘上的時候，還笑呵呵的與那一般婦人相招呼，不過我不懂她們的方言，由意度之，大概是一類朝晚寒暄之辭。她四面看了看，覺得近處，似無插足的餘地，於是前走了幾步。灘水受着她的脚一蹈一蹈的移動，漾成由小而大，再大，更大的連混水紋。水的深淺，已告訴她沒及膝踝，她要想把桶傾水進去，可是欲傾又止。轉瞬間，她重複返到旱灘上，肩一卸，二隻木桶和扁擔都丟在沙泥裏。

她把身子一俯，白短衫的衣角兒，隨着飄了飄，露出了腰間的肌膚，直起身來時，她右手已從桶底拿起了一個馬口鐵的戽斗，當她把身子蹲了一蹲時，臀部的突出，恰好成了一個三角形。這三角形的女性的臀部，若給崇拜美的人生觀的青年們看了，必定會得着更新的印證；若遇了研究

曲線美的畫家，或許會馬上拿出寫生筆來寫生。

「達旦旦底旦……達旦底達旦……」一陣軍號聲，從東南角上吹來；繼着「打倒列強，打倒列強，除軍閥，除軍閥；國民革命成功，國民革命成功，齊歡唱，齊歡唱」的士兵同志的歌唱。我回首看時，他們都從橫街裏穿過去了。待我回過頭來時，她已在旱灘上挖成了一個沙孔，沙孔裏已滿滿的是水，她一屏一召陷入水桶裏，從水桶裏濺出些水點來，濺濕了她胸前的罩巾，并且濺及她微黃的面龐和淡紅的嘴唇。

「去！去！！去!!!」陳同志不耐煩似地拉我回去，並且這樣說。

「好！回去就回去。」我回答時，見她已擔了二桶滿盈盈的清水，一步一步的從石埠上來，罩巾因受濕，已解下掛在扁擔的一端，看她這樣慢

慢的走着，使我忖度水分的重量的不輕，而生了憐憫之心，同時更起了：「男子做什麼呢？」的疑問。

她依舊從我的身邊掠過，穿着元色香雲紗一類的禪子，白色小紋花的短衫，眉目整齊，面色微黃，而那胸前的乳峯還圓圓地突起。她去時朝我看了看，我也看了看她。我固然不明白她爲什麼看我；她又何嘗知道我看她是爲的什麼？

高陂山上

將殘的太陽，隱在薄暮的蒼雲中，含着秋意的西風，實在使人覺着涼爽的快感。這時，剛是工作的餘暇，我同着王秘書漱芳到街上去觀察人情俗尚，只見狹窄的街衢，擠集了做買賣的人們，熙熙攘攘，東撞西突，覺得走路時甚不方便。本來前兩天的街上，沒有這樣熱鬧，或者今天是市集之日，也未可知，反正不關緊要的問題，我們也不必去根究探詢。不消十分鐘，鎮上——高陂鎮——所有的街道，差不多都走遍了。後來從曲巷裏穿過去，巷盡處，就是山脚，一帶都是竹林，嶺下更有幾間小屋，南瓜籐

蔓附在屋隅上：瓜根旁邊却有三四隻雞，在抓地覓蟲豸。我們慢慢的蹣上嶺去，轉了兩三個山腰，就看見叢密的松林，蒼綠的灣田，林蔭間隱約見幾家人家；耳中還聽得微微的松濤，篋韻，鳥唱，蟬鳴。又轉了一個灣，路旁滿植番薯，青青的藤莖，遍佈地上，差不多已數不清畦徑。王同志指着說：「這就是地羅葡？」我說：「那裏，番薯！」他向着我看了看，繼續着說：「我們來看一看它有羅葡沒有？」我笑着說：「這是很難爲情的，路過的人還以爲我們……」我未說完，王同志似乎很有決斷地說：「不妨！不妨！我照顧着算了。」說着前後望了望。於是我從袋中拏出小刀，向着番薯的根下，一鏟一鏟地挖起來，可是刀太小了，費時得很，乃繼之以手。忽然前面走來了一位鄉人，王同志覺得不好意思，就向着他搭